資治通鑑/卷07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四 ◄

資治通鑑
卷七十五 魏紀七

► 卷七十六

起柔兆攝提格，盡玄黓涒灘，凡七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75卷

【魏紀七】　起柔兆攝提格，盡玄黓涒灘，凡七年。

邵陵厲公中正始七年（丙寅，公元二四六年）

春，二月，吳車騎將軍朱然寇相中，殺略數千人而去。

幽州刺史毌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，督諸軍討之；位宮敗走，儉遂屠丸都，斬獲首虜以千數。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，位宮不從，得來歎曰：「立見此地將生蓬蒿。」遂不食而死。儉令諸軍不壞其墓，不伐其樹，得其妻子皆放遣之。位宮單將妻子逃竄，儉引軍還。未幾，復擊之，位宮遂奔買溝。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，過沃沮千有餘里，至肅慎氏南界，刻石紀功而還，所誅、納八千餘口。論功受賞，侯者百餘人。

秋，九月，吳主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，車騎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，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。分荊州為二部：以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，督右部，自武昌以西至蒲圻；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，督左部，代陸遜鎮武昌。

漢大赦，大司農河南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：「夫赦者，偏枯之物，非明世所宜有也。衰敝窮極，必不得已，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。今主上仁賢，百僚稱職，何有旦夕之急，而數施非常之恩，以惠奸宄之惡乎！」禕但顧謝，踧□而已。

初，丞相亮時，有言公惜赦者，亮答曰：「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，故匡衡、吳漢不願為赦。先帝亦言：『吾周旋陳元方、鄭康成間，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，曾不語赦也。若劉景升、季玉父子，歲歲赦宥，何益於治！』」由是蜀人稱亮之賢，知禕不及焉。

陳壽評曰：諸葛亮為政，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，不亦卓乎？

吳人不便大錢，乃罷之。

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為衛將軍，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。汶山平康夷反，維討平之。

漢主數出遊觀，增廣聲樂。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：「昔王莽之敗，豪傑並起以爭神器，才智之士思望所歸，未必以其勢之廣狹，惟其德之薄厚也。於時更始、公孫述等多已廣大，然莫不快情恣欲，怠於為善。世祖初入河北，馮異等勸之曰：『當行人所不能為者。』遂務理冤獄，崇節儉，北州歌歎，聲布四遠。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，吳漢、寇恂素未之識，舉兵助之，其餘望風慕德，邳肜、耿純、劉植之徒，至於輿病繼棺，襁負而至，不可勝數，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。及在洛陽，嘗欲小出，銚期進諫，即時還車。及潁川盜起，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，聞言即行。故非急務，欲小出不敢；至於急務，欲自安不為；帝者之欲善也如此！故《傳》曰：『百姓不徒附』，誠以德先之也。今漢遭厄運，天下三分，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。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，以副人望。且承事宗廟，所以率民尊上也，今四時之祀或有不臨，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，臣之愚滯，私不自安。夫憂責在身者，不暇盡樂，先帝之志，堂構未成，誠非盡樂之時。願省減樂官、後宮，凡所增造，但奉修先帝所施，下為子孫節儉之教。」漢主不聽。

邵陵厲公中正始八年（丁卯，公元二四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吳全琮卒。

二月，日有食之。

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，好變改法度。太尉蔣濟上疏曰：「昔大舜佐治，戒在比周；周公輔政，慎於其朋。夫為國法度，惟命世大才，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！終無益於治，適足傷民。宜使文武之臣，各守其職，率以清平，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！」

吳主詔徙武昌宮材瓦繕修建業宮。有司奏言：「武昌宮已二十八歲，恐不堪用，宜下所在，通更伐致。」吳主曰：「大禹以卑宮為美。今軍事未已，所在賦斂，若更通伐，妨損農桑，徙武昌材瓦，自可用也。」乃徙居南宮。三月，改作太初宮，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。

大將軍爽用何晏、鄧颺、丁謐之謀，遷太后於永寧宮；專擅朝政，多樹親黨，屢改制度。太傅懿不能禁，與爽有隙。五月，懿始稱疾，不與政事。

吳丞相步騭卒。

帝好褻近群小，游宴後園。秋，七月，尚書何晏上言：「自今御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，宜皆從大臣，詢謀政事，講論經義，為萬世法。」冬，十二月，散騎常侍、諫議大夫孔乂上言：「今天下已平，陛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，出必御輦乘車，天下之福，臣子之願也。」帝皆不聽。

吳主大發眾集建業，揚聲欲入寇。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，基曰：「今陸遜等已死，孫權年老，內無賢嗣，中無謀主。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，癰疽發潰；遣將則舊將已盡，新將未信。此不過欲補衣定支黨，還自保護耳。」已而吳果不出。

是歲，雍、涼羌胡叛降漢，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，與雍州刺史郭淮、討蜀護軍夏侯霸戰於洮西。胡王白虎文、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，維徙之入蜀。淮進擊羌胡餘黨，皆平之。

邵陵厲公中正始九年（戊辰，公元二四八年）

春，二月，中書令孫資，癸巳，中書監劉放，三月，甲午，司徒衛臻各遜位，以侯就第，位特進。

夏，四月，以司空高柔為司徒，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。邈歎曰：「三公論道之官，無其人則缺，豈可以老病忝之哉！」遂固辭不受。

五月，漢費禕出屯漢中。自蔣琬及禕，雖身居於外，慶賞威刑，皆遙先咨斷，然後乃行。禕雅性謙素，當國功名，略與琬比。

秋，九月，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。

陪陵夷反，漢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。

大將軍爽，驕奢無度，飲食衣服，擬於乘輿；尚方珍玩，充牣其家；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。作窟室，綺疏四周，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。弟羲深以為憂，數涕泣諫止之，爽不聽。爽兄弟數俱出遊，司農沛國桓范謂曰：「總萬機，典禁兵，不宜並出。若有閉城門，誰復內入者？」爽曰：「誰敢爾邪！」

初，清河、平原爭界，八年不能決。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。爽信清河之訴，雲圖不可用，禮上疏自辨，辭頗剛切。爽大怒，劾禮怨望，結刑五歲。久之，復為并州刺史，往見太傅懿，有忿色而無言。懿曰：「卿得并州少邪？恚理分界失分乎？」禮曰：「何明公言之乖也！禮雖不德，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！本謂明公齊蹤伊、呂，匡輔魏室，上報明帝之托，下建萬世之勳。今社稷將危，天下凶凶，此禮之所以不悅也！」因涕泣橫流。懿曰：「且止，忍不可忍！」

冬，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，過辭太傅懿。懿令兩婢侍，持衣，衣落；指口言渴，婢進粥，懿不持杯而飲，粥皆流出沾胸。勝曰：「眾情謂明公舊風發動，何意尊體乃爾！」懿使聲氣才屬，說：「年老枕疾，死在旦夕。君當屈并州，并州近胡，好為之備！恐不復相見，以子師、昭兄弟為托。」勝曰：「當還忝本州，非并州。」懿乃錯亂其辭曰：「君方到并州？」勝復曰：「當忝荊州。」懿曰：「年老意荒，不解君言。今還為本州，盛德壯烈，好建功勳！」勝退，告爽曰：「司馬公屍居餘氣，形神已離，不足慮矣。」他日，又向爽等垂泣曰：「太傅病不可復濟，令人愴然！」故爽等不復設備。

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，請與相見。十二月，丙戌，輅往詣晏，晏與之論《易》。時鄧颺在坐，謂輅曰：「君自謂善《易》，而語初不及《易》中辭義，何也？」輅曰：「夫善《易》者不言《易》也。」晏含笑贊之曰：「可謂要言不煩也！」因謂輅曰：「試

為作一卦，知位當至三公不？」又問：「連夢見青蠅數十，來集鼻上，驅之不去，何也？」輅曰：「昔元、凱輔舜，周公佐周，皆以和惠謙恭，享有多福，此非卜筮所能明也。今君侯位尊勢重，而懷德者鮮，畏威者眾，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。又，鼻者天中之山，『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。』今青蠅臭惡而集之，位峻者顛，輕豪者亡，不可不深思也！願君侯裒多益寡，非禮不履，然後三公可至，青蠅可驅也。」颺曰：「此老生之常譚。」輅曰：「夫老生者見不生，常譚者見不譚。」輅還邑捨，具以語其舅。舅責輅言太切至，輅曰：「與死人語，何所畏邪！」舅大怒，以輅為狂。

吳交趾、九真夷賊攻沒城邑，交部騷動。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為交州刺史、安南校尉。胤入境，喻以恩信，降者五萬餘家，州境復清。

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、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。

邵陵厲公中嘉平元年（己巳，公元二四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午，帝謁高平陵，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、武衛將軍訓、散騎常侍彥皆從。太傅懿以皇太后令，閉諸城門，勒兵據武庫，授兵出屯洛水浮橋，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，據爽營，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，據羲營。因奏爽罪惡於帝曰；「臣昔從遼東還，先帝詔陛下、秦王及臣升御床，把臣臂，深以後事為念。臣言『太祖、高祖亦屬臣以後事，此自陛下所見，無所憂苦。萬一有不如意，臣當以死奉明詔。』今大將軍爽，背棄顧命，敗亂國典，內則僭擬，外則專權，破壞諸營，盡據禁兵，群官要職，皆置所親，殿中宿衛，易以私人，根據盤互，縱恣日甚，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，伺察至尊，離間二宮，傷害骨肉，天下洶洶，人懷危懼。陛下便為寄坐，豈得久安！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。臣雖朽邁，敢忘往言！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，兄弟不宜典兵宿衛，奏永寧宮，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。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『罷爽、羲、訓吏兵，以侯就第，不得逗留，以稽車駕；敢有稽留，便以軍法從事！』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，伺察非常。」爽得懿奏事，不通；迫窘不知所為，留車駕宿伊水南，伐木為鹿角，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。

懿使侍中高陽、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，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，唯免官而已，以洛水為誓。泰，群之子也。

初，爽以桓范鄉里老宿，於九卿中特禮之，然不甚親也。及懿起兵，以太后令召范，欲

使行中領軍。范欲應命，其子止之曰：「車駕在外，不如南出。」范乃出。至平昌城門，城門已閉。門候司蕃，故范舉吏也，范舉手中版以示之，矯曰：「有詔召我，卿促開門！」蕃欲求見詔書，范呵之曰：「卿非我故吏邪？何以敢爾！」乃開之。范出城，顧謂蕃曰：「太傅圖逆，卿從我去！」蕃徒行不能及，遂避側。懿謂蔣濟曰：「智囊往矣！」濟曰：「范則智矣，然駑馬戀棧豆，爽必不能用也。」

范至，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，發四方兵以自輔。爽疑未決，范謂羲曰：「此事昭然，卿用讀書何為邪！於今日卿等門戶，求貧賤復可得乎！且匹夫質一人，尚慾望活；卿與天子相隨，令於天下，誰敢不應也！」俱不言。范又謂羲曰：「卿別營近在闕南，洛陽典農治在城外，呼召如意。今詣許昌，不過中宿，許昌別庫，足相被假；所憂當在谷食，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。」羲兄弟默然不從，自甲夜至五鼓，爽乃投刀於地曰：「我亦不失作富家翁！」范哭曰：「曹子丹佳人，生汝兄弟，犬屯犢耳！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！」

爽乃通懿奏事，白帝下詔免己官，奉帝還宮。爽兄弟歸家，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；四角作高樓，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。爽挾彈到後園中，樓上便唱言：「故大將軍東南行！」爽愁悶不知為計。

戊戌，有司奏：「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，疑有奸。」收當付廷尉考實，辭云：「爽與尚書何晏、鄧颺、丁謐、司隸校尉畢軌、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，須三月中發。」於是收爽、羲、訓、晏、颺、謐、軌、勝並桓范皆下獄，劾以大逆不道，與張當俱夷三族。

初，爽之出也，司馬魯芝留在府，聞有變，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。及爽解印綬，將出，主簿楊綜止之曰：「公挾主握權，捨此以至東市乎？」有司奏收芝、綜治罪，太傅懿曰：「彼各為其主也。宥之。」頃之，以芝為御史中丞，綜為尚書郎。

魯芝將出，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。敞，毘之子也，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，敞與之謀曰：「天子在外，太傅閉城門，人云將不利國家，於事可得爾乎？」憲英曰：「以吾度之，太傅此舉，不過以誅曹爽耳。」敞曰：「然則事就乎？」憲英曰：「得無殆就！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。」敞曰：「然則敞可以無出乎？」憲英曰：「安可以不出！職守，人之大義也。凡人在難，猶或恤之；為人執鞭而棄其事，不祥莫大焉。且為人任，為人死，親暱之職也，從眾而已。」敞遂出。事定之後，敞歎曰：「吾不謀於姊，幾不獲於義。」

先是，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，沈勸祜應命。祜曰：「委質事人，復何容易！」沈遂行。及爽敗，沈以故吏免，乃謂祜曰：「吾不忘卿前語。」祜曰：「此非始慮所及也！」

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，早寡而無子，其父文寧欲嫁之；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，居常依爽。爽誅，其家上書絕昏，強迎以歸，復將嫁之；令女竊入寢室，引刀自斷其鼻，其家驚惋，謂之曰：「人生世間，如輕塵棲弱草耳，何至自苦乃爾！且夫家夷滅已盡，守此欲誰為哉！」令女曰：「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，義者不以存亡易心。曹氏前盛之時，尚欲保終，況今衰亡，何忍棄之！此禽獸不行，吾豈為乎！」司馬懿聞而賢之，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。

何晏等方用事，自以為一時才傑，人莫能及。晏嘗為名士品目曰：「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，夏侯泰初是也。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，司馬子元是也。唯神也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吾聞其語，未同凶其人。」蓋欲以神況諸己也。

選部郎劉陶，曄之子也，少有口辯，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、呂。陶嘗謂傅玄是「仲尼不聖。何以知之？智者於群愚，如弄一丸於掌中；而不能得天下，何以為聖！」玄不復難，但語之曰：「天下之變無常也，今見卿窮。」及曹爽敗，陶退居裡捨，乃謝其言之過。

管輅之舅謂輅曰：「爾前何以知何、鄧之敗？」輅曰：「鄧之行步，筋不束骨，脈不制肉，起立傾倚，若無手足，此為鬼躁。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，血不華色，精爽煙浮，容若槁木，此為鬼幽。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。」

何晏性自喜，粉白不去手，行步顧影。尤好老、莊之書，與夏侯玄、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，競為清談，祖尚虛無，謂《六經》為聖人糟粕。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，遂成風流，不可複製焉。粲，彧之子也。

丙午，大赦。

丁未，以太傅懿為丞相，加九錫，懿固辭不受。

初，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所厚，以其父淵死於蜀，常切齒有報仇之志，為討蜀護軍，屯於隴西，統屬征西。征西將軍夏侯玄，霸之從子，爽之外弟也。爽既誅，司馬懿召玄詣

京師，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。

霸素與淮不葉，以為禍必相及，大懼，遂奔漢。漢主謂曰：「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，非我先人之手刃也。」遇之甚厚。姜維問於霸曰：「司馬懿既得彼政，當復有征伐之志不？」霸曰：「彼方營立家門，未遑外事。有鐘士季者，其人雖少，若管朝政，吳、蜀之憂也。」士季者，鐘繇之子尚書郎會也。

三月，吳左大司馬朱然卒。然長不盈七尺，氣候分明，內行修潔，終日欽欽，常若在戰場，臨急膽定，過絕於人。雖世無事，每朝夕嚴鼓，兵在營者，鹹行裝就隊。以此玩敵，使不知所備，故出輒有功。然寢疾增篤，吳主晝為減膳，夜為不寐，中使醫藥口食之物，相望於道。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，吳主輒召見，口自問訊，入賜酒食，出賜布帛。及卒，吳主為之哀慟。

夏，四月，乙丑，改元。

曹爽之在伊南也，昌陵景侯蔣濟與之書，言太傅之旨，不過免官而已。爽誅，濟進封都鄉侯，上疏固辭，不許。濟病其言之失，遂發病，丙子，卒。

秋，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，依麴山築二城，使牙門將句安、李歆等守之，聚羌胡質任，侵逼諸郡。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御之。泰曰：「麴城雖固，去蜀險遠，當須運糧；羌夷患維勞役，必未肯附。今圍而取之，可不血刃而拔其城；雖其有救，山道阻險，非行兵之地也。」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、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，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。安等挑戰，不許，將士困窘，分糧聚雪以引日月。維引兵救之，出自牛頭山，與泰相對。泰曰：「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。今絕牛頭，維無反道，則我之禽也。」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，遣使白淮，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。淮從之，進軍洮水。維懼，遁走，安等孤絕，遂降。淮因西擊諸羌。鄧艾曰：「賊去未遠，或能復還，宜分諸軍以備不虞。」於是留艾屯白水北。三日，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。艾謂諸將曰：「維今卒還，吾軍人少，法當來渡；而不作橋，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，維必自東襲取洮城。」洮城在水北，去艾屯六十里，艾即夜潛軍徑到。維果來渡，而艾先至據城，得以不敗，漢軍遂還。兗州刺史令狐愚，司空王凌之甥也，屯於平阿，甥舅並典重兵，專淮南之任。凌與愚陰謀，以帝闇弱，制於強臣，聞楚王彪有智勇，欲共立之，迎都許昌。九月，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，與楚王相聞。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，語其子廣。廣曰：「凡舉大事，應本人情。曹爽以驕奢失民，何平叔虛華不治，丁、畢、桓、鄧雖並有宿望，皆專

競於世。加變易朝典，政令數改，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，民習於舊，眾莫之從，故雖勢傾四海，聲震天下，同日斬戮，名士減半，而百姓安之。莫之或哀，失民故也。今司馬懿情雖難量，事未有逆，而擢用賢能，廣樹勝己，修先朝之政令，副眾心之所求。爽之所以為惡者，彼莫不必改，夙夜菲懈，以恤民為先，父子兄弟，並握兵要，未易亡也。」凌不從。

冬，十一月，令狐愚復遣張式詣楚王，未還，會愚病卒。

十二月，辛卿，即拜王凌為太尉。庚子，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。

光祿大夫徐邈卒。邈以清節著名，盧欽嘗著書稱邈曰：「徐公志高行潔，才博氣猛，其施之也，高而不狷，潔而不介，博而守約，猛而能寬。聖人以清為難，而徐公之所易也。」或問欽：「徐公當武帝之時，人以為通；自為涼州刺史，及還京師，人以為介，何也？」欽答曰：「往者毛孝先、崔季珪用事，貴清素之士，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，而徐公不改其常，故人以為通。比來天下奢靡，轉相倣傚，而徐公雅尚自若，不與俗同，故前日之通，乃今日之介也。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。」欽，毓之子也。

邵陵厲公中嘉平二年（庚午，公元二五零年）

夏，五月，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。

初，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，生少子亮，吳主愛之。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，欲豫自結，數稱亮美，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。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，心亦惡之，謂侍中孫峻曰：「子弟不睦，臣下分部，將有袁氏之敗，為天下笑。若使一人立者，安得不亂乎！」遂有廢和立亮之意，然猶沉吟者歷年。峻，靜之曾孫也。

秋，吳主遂幽太子和。驃騎將軍朱據諫曰：「太子，國之本根。加以雅性仁孝，天下歸心。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，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，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，雖立思子之宮，無所復及矣！」吳主不聽。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，連日詣闕請和；吳主登白爵觀，見，甚惡之，敕據、晃等「無事匆匆」。無難督陳正、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，據、晃亦固諫不已；吳主大怒，族誅正、象。牽據、晃入殿，據、晃猶口諫，叩頭流血，辭氣不撓。吳主杖之各一百，左遷據為新都郡丞，晃斥歸田裡，群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。遂廢太子和為庶人，徙故鄣，賜魯王霸死。殺楊竺，流其屍於江，

又誅全寄、吳安、孫奇，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。初，楊竺少獲聲名，而陸遜謂之終敗，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。及竺敗，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。朱據未至官，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。

冬，十月，廬江太守譙郡文欽偽叛，以誘吳偏將軍朱異，欲使異自將兵迎己。異知其詐，表吳主，以為欽不可迎。吳主曰：「方今北土未一，欽欲歸命，宜且遼之。若嫌其有譎者，但當設計網以羅之，盛重兵以防之耳。」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，與異並力至北界，欽果不降。異，桓之子；據，范之子也。

十一月，大利景侯孫禮卒。

吳主立子亮為太子。

吳主遣軍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。

十二月，甲辰，東海定王霖卒。

征南將軍王昶上言：「孫權流放良臣，適庶分爭，可乘釁擊吳。」朝廷從之，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、秭歸，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，昶向江陵。昶引竹絙亙為橋，渡水擊之，吳大將施績，夜遁入江陵。昶欲引致平地與戰，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，使吳望見而喜；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，設伏兵以待之。績果來追，昶與戰，大破之，斬其將鐘離茂、許旻。

漢姜維復寇西平，不克。

邵陵厲公中嘉平三年（辛未，公元二五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王基、州泰擊吳兵，皆破之，降者數千口。

三月，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。

夏，四月，甲申，以王昶為征南大將軍。

壬辰，大赦。

太尉王凌聞吳人塞塗水，欲因此發兵，大嚴諸軍，表求討賊：詔報不聽。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，華、弘連名以白司馬懿，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，先下赦赦凌罪，又為書諭凌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。凌自知勢窮，乃乘船單出迎懿，遣掾王彧謝罪，送印綬、節鉞。懿軍到丘頭，凌面縛水次，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。

凌既蒙赦，加恃舊好，不復自疑，逕乘小船欲趨懿。懿使人逆止之，住船淮中，相去十餘丈。凌知見外，乃遙謂懿曰：「卿直以折簡召我，我當敢不至邪，而乃引軍來乎！」懿曰：「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。」凌曰：「卿負我！」懿曰：「我寧負卿，不負國家！」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，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，懿命給之。五月，甲寅，凌行到項，遂飲藥死。

懿進至壽春，張式等皆自首。懿窮治其事，諸相連者悉夷三族。發凌、愚塚，剖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，燒其印綬、朝服，親土埋之。

初，令狐愚為白衣時，常有高志，眾人謂愚必興令狐氏。族父弘農太守邵獨以為：「愚性倜儻，不修德而願大，必滅我宗。」愚聞之，心甚不平。及邵為虎賁中郎將，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，所在有名稱。愚從容謂邵曰：「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，今竟雲何邪？」邵熟視而不答，私謂妻子曰：「公治性度，猶如故也。以吾觀之，終當敗滅，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，將逮汝曹耳。」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。

愚在兗州，辟山陽單固為別駕，與治中楊康並為愚腹心。及愚卒，康應司徒辟，至洛陽，露愚陰事，愚由是敗。懿至壽春，見單固，問曰：「令狐反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楊康白事，事與固連，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系廷尉，考實數十，固固雲無有。懿錄楊康，與固對相詰，固辭窮，乃罵康曰：「老傭！既負使君，又滅我族，顧汝當活邪！」康初自冀封侯，後以辭頗參錯，亦並斬之。臨刑，俱出獄，固又罵康曰：「老奴！汝死自分耳。若令死者有知，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！」

詔以揚州刺史諸葛誕為鎮東將軍，都督揚州諸軍事。

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，大赦，改元太元。

六月，賜楚王彪死。盡錄諸王公置鄴，使有司察之，不得與人交關。

秋，七月，壬戌，皇后甄氏殂。

辛未，以司馬孚為太尉。

八月，戊寅，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。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為撫軍大將軍，錄尚書事。

初，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，因冒姓劉氏。太祖留單于呼廚泉之鄴，分其眾為五部，居并州境內。左賢王豹，單于於扶羅之子也，為左部帥，部族最強。城陽太守鄧艾上言：「單于在內，羌夷失統，合散無主。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，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。聞劉豹部有叛胡，可因叛割為二國，以分其勢。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，宜加其子顯號，使居雁門。離國弱寇，追錄舊勳，此御邊長計也。」又陳「羌胡與民同處者，宜以漸出之，使居民表，以崇廉恥之教，塞奸宄之路。」司馬師皆從之。

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，詣建業治病。病差，當還，吳主涕泣與別，謂曰：「吾前聽用讒言，與汝父大義不篤，以此負汝；前後所問，一焚滅之，莫令人見也。」

是時，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，冬，十一月，吳主祀南郊還，得風疾，欲召和還；全公主及侍中孫峻、中書令孫弘固爭之，乃止。吳主以太子亮幼少，議所付託，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。吳主嫌恪剛很自用，峻曰：「當今朝臣之才，無及恪者。」乃召恪於武昌。恪將行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：「世方多難，子每事必十思。」恪曰：「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，夫子曰：『再思可矣。』今君令恪十思，明恪之劣也！」岱無以答，時鹹謂之失言。

虞喜論曰：夫托以天下，至重也；以人臣行主威，至難也。兼二至而管萬機，能勝之者鮮矣。呂侯，國之元耆，志度經遠，甫以十思戒之，而便以示劣見拒；此元遜之疏，機神不俱者也！若因十思之義，廣咨當世之務，聞善速於雷動，從諫急於風移，豈得殞首殿堂，死於凶豎之刃！世人奇其英辯，造次可觀，而哂呂侯無對為陋，不思安危終始之慮，是樂春藻之繁華，而忘秋實之甘口也。昔魏人伐蜀，蜀人御之，精嚴垂發，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棋，意無厭倦。敏以為必能辦賊，言其明略內定，貌無憂色也。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，蜀為蕞爾之國，而方向大敵，所規所圖，唯守與戰，何可矜己有餘，晏然無戚！斯乃禕性之寬簡，不防細微，卒為降人郭循所害，豈非兆見於彼而

禍成於此哉！往聞長寧之甄文偉，今睹元遜之逆呂侯，二事體同，皆足以為世鑒也。

恪至建業，見吳主於臥內，受詔床下，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，孫弘領少傅；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，惟殺生大事，然後以聞。為制群官百司拜揖之儀，各有品序。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。胤，吳主婿也。

十二月，以光祿勳滎陽鄭沖為司空。

漢費禕還成都，望氣者云：「都邑無宰相位。」乃復北屯漢壽。

是歲，漢尚書令呂乂卒，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。

邵陵厲公中嘉平四年（壬申，公元二五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卯，以司馬師為大將軍。

吳主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，使居長沙；仲姬子奮為齊王，居武昌；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，居虎林。

二月。立皇后張氏，大赦。后，故涼州刺史既之孫，東莞太守緝之女也。召緝拜光祿大夫。

吳人改元神鳳，大赦。

吳潘后性剛戾，吳主疾病，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。左右不勝其虐，伺其昏睡，縊殺之，託言中惡。後事泄，坐死者六七人。

吳主病困，召諸葛恪、孫弘、滕胤及將軍呂據、侍中孫峻入臥內，屬以後事。夏，四月，〔乙未〕，吳主殂。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，懼為恪所治，秘不發喪，欲矯詔誅恪。孫峻以告恪，恪請弘咨事，於坐中殺之。乃發喪。謚吳主曰大皇帝。〔丁酉〕，太子亮即位，大赦，改元建興。閏月，以諸葛恪為太傅，滕胤為衛將軍，呂岱為大司馬。恪乃命罷視聽，息校官，原逋責，除關稅，崇恩澤，眾莫不悅。恪每出入，百姓延頸思見其狀。

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，乃徙齊王奮於豫章，琅邪王休於丹陽。奮不肯徙，又數越法度，恪為箋以遺奮曰：「帝王之尊，與天同位，是以家天下，臣父兄；仇讎有善，不得不舉，親戚有惡，不得不誅，所以承天理物，先國後身，蓋聖人立制，百代不易之道也。昔漢初興，多王子弟，至於太強，輒為不軌，上則幾危社稷，下則骨肉相殘，其後懲戒以為大諱。自光武以來，諸王有制，惟得自娛於宮內，不得臨民，干與政事，其與交通，皆有重禁，遂以全安，各保福祚，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。大行皇帝覽古戒今，防牙遏萌，慮於千載，是以寢疾之日，分遣諸王各早就國，詔策勤渠，科禁嚴峻，其所戒敕，無所不至。誠欲上安宗廟，下全諸王，使百世相承，無凶國害家之悔也。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，中念河間獻王、東海王強恭順之節，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。而聞頃至武昌以來，多違詔敕，不拘制度，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。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，當以表聞，公付有司；而擅私殺，事不明白。中書楊融，親受詔敕，所當恭肅，乃云『正自不聽禁，當如我何！』聞此之日，小大驚怪，莫不寒心。裡語曰：『明鑒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』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，改易其行，戰戰兢兢，盡禮朝廷，如此，則無求不得。若棄忘先帝法教，懷輕慢之心，臣下寧負大王，不敢負先帝遺詔；寧為大王所怨疾，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籓臣邪！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，懷驚懼之慮，則享祚無窮，豈有滅亡之禍哉！夫良藥苦口，唯病者能甘之；忠言逆耳，唯達者能受之。今者恪等心婁心婁，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，廣福慶之基原，是以不自知言至，願蒙三思！」王得箋，懼，遂移南昌。

初，吳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，其後入寇淮南，敗，以內船，遂廢不復治。冬，十月，太傅恪會眾於東興，更作大堤，左右結山，俠築兩城，各留千人，使將軍全端守西城，都尉留略守東城，引軍而還。

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：「今因吳內侵，使文舒逼江陵，仲恭向武昌，以羈吳之上流；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，比救至，可大獲也。」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、征東將軍胡遵、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。朝廷以三征計異，詔問尚書傅嘏。嘏對曰：「議者或欲泛舟徑濟，橫行江表；或欲四道並進，攻其城壘；或欲大佃疆場，觀釁而動；誠皆取賊之常計也。然自治兵以來，出入三載，非掩襲之軍也。賊之為寇，幾六十年矣，君臣相保，吉凶共患，又喪其元帥，上下憂危，設令列船津要，堅城據險，橫行之計，其殆難捷。今邊壤之守，與賊相遠，賊設羅落，又特重密，間諜不行，耳目無聞。夫軍無耳目，校察未詳，而舉大眾以臨巨險，此為希幸徼功，先戰而後求勝，非全軍之長策也。唯有進軍大佃，最差完牢；可詔昶、遵等擇地居險，審所錯置，及令三方一時前守。奪其肥壤，使還□脊土，一也；兵出民表，寇鈔不犯，二也；招懷近路，降附日至，三

也；羅落遠設，間構不來，四也；賊退其守，羅落必淺，佃作易立，五也；坐食積穀，士不運輸，六也；釁隙時聞，討襲速決，七也；凡此七者，軍事之急務也。不據則賊擅便資，據之則利歸於國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屯壘相逼，形勢已交，智勇得陳，巧拙得用，策之而知得失之計，角之而知有餘不足，虜之情偽，將焉所逃！夫以小敵大，則役煩力竭；以貧敵富，則斂重財匱。故曰：『敵逸能勞之，飽能饑之』，此之謂也。」司馬師不從。

十一月，詔王昶等三道擊吳。十二月，王昶攻南郡，毋丘儉向武昌，胡遵、諸葛誕率眾七萬攻東興。甲寅，吳太傅恪將兵四萬，晨夜兼行，救東興。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度，陳於坻上，分兵攻兩城。城在高峻，不可卒拔。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、留贊、唐咨為前部，從山西上。奉謂諸將曰：「今諸軍行緩，若賊據便地，則難以爭鋒，我請趨之。」乃辟諸軍使下道，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。時北風，奉舉帆二日，即至東關，遂據徐塘。時天雪，寒，胡遵等方置酒高會。奉見其前部兵少，謂其下曰：「取封侯爵賞，正在今日！」乃使兵皆解鎧，去矛戟，但兜鍪刀楯，裸身緣堨。魏人望見，大笑之，不即嚴兵。吳兵得上，便鼓噪，斫破魏前屯，呂據等繼至。魏軍驚擾散走，爭渡浮橋，橋壞絕，自投於水，更相蹈藉。前部督韓綜、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，死者數萬。綜故吳叛將，數為吳害，吳大帝常切齒恨之，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。獲車乘、牛馬、騾驢各以千數，資器山積，振旅而歸。

初，漢姜維寇西平，獲中郎將郭循，漢人以為左將軍。循欲刺漢主，不得親近，每因上壽，且拜且前，為左右所遏，事輒不果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